

雷鸣探案系列小说

中国的
《福尔摩斯探案》

天伦之误

翼浦 著

祸难生于邪心，邪心诱于可欲。

——韩非子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雷鸣探案系列小说

天伦之误

翼浦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伦之误/翼浦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5

(雷鸣探案)

ISBN 7-80171-253-6

I. 天…

II. 翼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6902 号

天 伦 之 误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北京市朝阳区经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75 字数 304 千字 插页 2

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 册

ISBN 7-80171-253-6/I·190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



翼浦

自序

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侦探小说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世界上的亿万读者，经久不衰。

中外侦探小说作家中，不少都有自己全力刻画的中心人物，如福尔摩斯、波洛、梅格雷、罗宾、霍桑等，其作品大多形成颇具规模的系列。《雷鸣探案》就是斗胆地步着名家之后尘而创作出来的。

《雷鸣探案》系列小说均为第一人称写法，以“雷鸣”（我）为中心人物，意在塑造一个当代中国“智能型”、“侦探型”刑事侦查员的艺术形象。

《雷鸣探案》是“小说”，不是侦探故事，因为它十分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；也不属于公安文学，因为它并不着力于警察自身生活的描述；与纪实之作也有本质的区别，因为它充分运用了“虚构”和“塑造”等艺术创作手段，竭力反映基于生活真实之上的艺术真实，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。

《雷鸣探案》力求情节曲折迷离，最大限度地增强悬疑性，做到案情真相在意料之外而酿成犯罪的动机则在情理之中；同时，它力求真实深刻地再现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，刻画出不同阶层人们的时代心态，着力挖掘各类犯罪深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。

《雷鸣探案》追求的不是新闻性、轰动性、时效性，而是持久的感染力和生命力。

翼浦

人物名单

- 雷 鸣——男，20 多岁，刑警侦查员，即“我”
麦 鸥——女，20 多岁，助手、搭档
王 川——男，30 多岁，痕迹检验师
龙 翎——女，30 多岁，法医
队 长——男，40 多岁，刑侦队长
白 玉——女，20 多岁，专职内勤
庞 龙——男，20 多岁，队友
尹大麓——男，20 多岁，队友
盛 昊——男，30 多岁，队友
童 心——女，20 多岁，恋友

目 录

艳遇	1
克里斯蒂的教唆	16
血浸的轮痕	55
白羚腾越	84
私访靠山屯	102
田杏真苦	141
雾中的紫薇花	181
遥控计	218
天伦之误	234

艳遇

1

远远的街灯明了，
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。
天上的明星现了，
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。

……

京城之夜，绮丽辉煌。

我驾着“公爵”，默念着诗句，在星与灯交汇而成的光海中游弋，车驶上立交桥，穿行于夹道林立的华灯中间，就像驶入了绚烂无比的天河，大有飘飘欲仙之感。

这辆“公爵”是崭新的，昨天才拨到我们队里。今晚，我忙里偷闲，出来执行队长指派的“磨合”任务。

这辆“公爵”是新型的，备有先进的电脑操纵系统。外观也别具风格，跑在街上，招来不少好奇的目光。

为测试它的灵活性，车过大观园，我驶离畅行无阻的南二环路，特意拐进颇为拥挤的右安大街。

在这条远离市中心的偏僻街道上，我的“公爵”更加显眼。



突然，一个人影从便道上闪出，举着小臂，缓缓地晃动着，示意让我停车。无奈，我只好把车刹住。

哦，拦车人是个姑娘。

她跑到我的车窗旁，俯在窗口说：“我肚子疼，搭车去医院，可以吗？”

她声低气微，秀眉紧蹙，一脸病容。

我思考着：她本来是站在树下的，像在等着什么。等车？着急看病，为什么不叫辆“的士”？我车的前面就过去了好几辆呢。肚子疼，妇女病？干吗对我这个小伙子如此坦率？

她略施粉黛，满头秀发飘逸，上着裸肩式黑背心，下着迷你式黑短裙，如此袒露，很是惹眼。

我的思维骤然活跃起来，进行着闪电式的推理：她在撒谎，想俘获我这个猎物，用嫖客的话说，她是卖“春”的。我碰上了路杨墙花。

“请上车。”我慨然应允。

她微微一笑，钻进车门，坐在我的身旁。

我把车启动，目视前方，以余光窥视着她。

我冷冷地问：“去哪家医院？请指路。”

她率直答道：“往北。”

听从她的指示，我往牛子街方向驶去。

“不去右安医院？”路过右安医院时，我问她。

“嗯。”她轻松地答着，病痛之态似乎已然全消。

“公爵”驶进牛子街北口。

她又指示：“请往西。”



我忙打开左转弯的蹦灯，问她：“去平武医院？”

“嗯。”

我斜视的目光正好和她的目光相遇，她也在偷偷窥视我。

我的推断已然被证实，开始，她毫不掩饰地向我表明，说去医院，那只是一诈。我知道，她在等着我的抉择，要么撵她下车，要么令她如愿已偿，今夜做成一笔买卖，找个可以销魂的去处，或者索性就在这还算宽敞的车里。

对女孩儿我一向没有恶感，总愿意从善良的一面去裁断她们，即便是堕落者，我也难于排除恻隐之心。对身边这个妖冶的尤物，我就抱有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之情，巴不得她幡然悔悟，洗心革面，一朝之间，变成个自爱自尊的人。

我没有撵她下车，很想查个究竟，这与我的“磨合”任务，并不相抵。

她没再予以指示，我只好径直向西。

“到底去哪儿？”

我语气平静，表现着极大的耐性。

“饭店，”她毫无顾忌地说，“我喜欢日式房间。”

“睡榻榻米？”我拍了拍衣袋，故做为难之态，“可我今天囊中无物。”

我学着嫖娼老手的口气，特意把重音放在“今天”上，好像我天天都揣着许多钱，随时准备销魂之用似的。

“不用你破费，我请客。”

她很无所谓，打开了镶金嵌银的牛皮手包，掏出一面小镜子，拨弄着她额前的秀发。

天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？我更加诧异。

“我从不占别人的便宜，特别是女孩儿的。”

“我喜欢你，我心甘情愿……”



说着，她深深地打了个哈欠，从手包里捏出一枝烟，举着问我：“可以吗？”

“请便。”

她把烟点燃，右手在车门上摸来摸去。

“想开窗？”

“嗯。”她叨念着，“怎么没摇把儿？”

啊？她竟不知道车窗的开启、升降、关闭，是用按钮操纵的。

“上面有个按钮。”我告诉她。

她按了下按钮，玻璃徐徐降了下来。

“公爵”从五里桥拐上西三环路，向北驶去，那边饭店连连，多有去处。

我不会吸烟，可我嗅得出，她吸的烟，气味特异。

她骤然活泼起来，刚才那无精打采的疲惫之色已经荡然无存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雷鸣。”我如实相告。

“难道你不想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她扭过身，调皮地冲着我笑。

我只好应酬：“请问你的芳名？”

我借机转头正式看了她一眼，这才看清，她眉清目秀，但无活气；肌肤白皙，但无光泽。

“我叫甄妮。”

“哦，像英国人的名字。”我联想到了“珍妮”。

“你真会说话，”说着，她向后仰去，两腿高高支起，短裙自然滑落，直到小腹，“真招人喜欢。”

我扭头看了一眼，很怕她的膝盖抵坏那收音机的喇叭罩，

顺势也注视了一下她那双白腻颇长的玉腿。

一个新的推断，已然在脑海里形成，我决定采取措施，让她入我的“套儿”。

她真的要去饭店？我猜着，那目的绝不是要上床销魂。饭店不能去，一进去，我就将处于尴尬境地。

“找个僻静的地方，在车里聊聊不好吗？”我探问她。

“那多不够味？天地大小，远远不如榻榻米开心。”

“我不想去饭店。”我假装为难地说。

“那就在车里吧，”她似乎很不满，嘟囔着，“多让人扫兴。”

她未必非得去饭店，由此，我想出个花招儿。

“公爵”到什坊院，见路边有个公共厕所，我把车停了下来。

“方便一下，可以吗？”

“请便。”

我装做迫不及待的样子，小跑着进了厕所，在里面站了三四分钟，又跑了回来。

“公爵”重又上路。

我用着真诚的口气说：“如果我没兴致，你也不会感到愉快。”

“我会让你兴致勃勃的。”她娇声娇气地说。

“可我不习惯这样。”

她想了想，主动说道：“那就改日？”

她改了主意，我颇有兴趣，忙问：“改在哪天？”

她头一歪：“明天，怎样？”

喔，她竟如此狷急。

我立即显出大方姿态：“晚9点，我去接你？”

“我还站在那棵树下。”

“我们是君子之约。”

“当然言而有信。”

我知道，我俩都怕对方失约。

3

我的艳遇，非同寻常。

回到正义大街1号院，已是凌晨1点，队长正好在值班。

“晚上你打算带那个小妖女去哪儿？”队长问。

“圆峰酒店，”我已胸有成竹，“那儿比较偏僻，房客比较少，进出也方便。”

“好，”队长同意了我的想法，“你应付甄妮，我让麦鸥小姐与你配合一下，其他的事情我负责。”

我们立即安排具体的行动计划。上午，我睡了个觉。睁眼醒来，队长已经为我在圆峰酒店订好了房间，是1005号。

4

晚上9点，我驾着“公爵”如约赶到那棵树前等甄妮。

2分钟之后，甄妮姗姗而至。一改昨天那套颇显低俗的装束，今天穿了一条飘柔的白纱长裙，里面的粉红色内衣依稀可见，半隐半露，更具诱惑力。

“我在圆峰酒店订了房间。”

“圆峰？唔，久闻其名，我还没去过呢。”

“你感兴趣就好，我的苦心总算没有枉费。”

“我已经感到开心，”她媚笑着，“你的兴致比昨天高多

了，今天晚上我一定十分幸福。”

我用手拍着腰包说：“昨天我这儿是瘪的，今天是鼓的。”

其实，我包里装的是一副手铐。

她很惬意，头一歪，依着我的右肩，左手放在我的腿上，哼着一首不知名的歌：“我彻夜难眠……”

我的“公爵”沿西二环北行，拐上北三环。

甄妮百无聊赖地掏出一枝香烟，吸了起来。

我想，嫖娼只是动物性的发泄，双方是无情义可谈的，无需相识，更不必沟通，如同其他交易一样，买卖做成，一走了之。嫖者与被嫖者在一起，除了说些调情的下流话以助兴味而外，大概是无话可说的，因此，我俩一路上也只是沉默着，谁都想不出个话题。

“公爵”驶进了圆峰酒店的路口。

“订的是哪个房间？”

“15层。”

“15层？那么高！”她大惊小怪地喊着，像个小孩儿。

“公爵”驶进了大门。

“你先下？”我问她。

“不，我时时刻刻都要和你在一起。”她撒着娇。

门卫伸出左手，示意我去东停车场。

“哼，停车还要受限制！”她愤愤不平地嘟囔着，“咱偏要停到西边去，看他怎样！”

我忙附和：“对，看他怎样。”

得讨好她，我一转舵轮，转而驶进西车场。我锁好车，拉着她跑上了台阶。



一进房间，她便脱下了长纱裙，几乎全裸着，突然冲上来，一下把我抱住。

最令我难堪的困难过程开始了。与她调情，而后上床？中国警察从不采取这种逢场作戏的工作方式。此类场面，近来我经历不少，每次都要穷竭心计，设法敷衍过去。

“不急，不急，我还有话要说呢。”

我挣脱了她，挽着她的胳膊，引她坐到了沙发上。

她似乎很委屈，撅着嘴，问：“你对我没兴趣？”

我不想煽情，语态平静地说：“不，十分感兴趣。不然我不会带你到这儿来。”

“那干吗要拒绝我？”

我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的兴趣不在床上……”

“怎么，你不是为寻欢而来？”她嘴唇微颤着。

“yes。”为缓和气氛，我用着诙谐的方式。

甄妮很敏感，立时肢体僵滞、眼神凝注，像一个塑料制成的服装模特。

“你是警察？”

“yes。”

她骤然放松下来，坦然地说：“实施逮捕？我可以跟你走。”

我还是那句话：“不急，我还有话要说呢！”

为了求得她的合作，我必须先消除她的戒心，突破她的精神防线。

我站起来，去拿睡衣，给她披在身上，而后申述起我的推

断来。

“昨天你一拦我的车，我就看出了你不是个好女孩儿，可我还是让你上了车，因为我了解你、帮助你。戒毒所，我经常出入，很了解里面那些不幸的人们。”我转而分析她的情况，“从那黯淡的眼神和干涩的皮肤，我推断你是个吸毒者，这个结论很快便得到了证实。上车之后不久，你开始打哈欠，流眼泪，我懂，这是毒瘾发作。果然，你已经难于忍耐，便抽起烟来。那烟味儿我熟悉，烟丝里掺有海洛因。我还注意到，你左胳膊上有许多小黑点，右胳膊没有，那是你自己用右手注射海洛因时留下的。”

我正说着，她又开始流泪，我知道，这不是激动，是毒瘾发作的反应。

“吸一枝吧。”我说。

她没有辩驳，以行动认可了我的推断。她扭着腰肢，到床上拿来牛皮手包，从里面掏出一包香烟，扔在我面前的茶几上，坐在我身旁，安然自若地抽起来。

“海洛因相当昂贵，经常吸用，需要大量钞票，我想，你没有那么富裕。”我继续揭她的底，“无论中国，还是外国，女性吸毒者，最终总难免陷入卖淫的罪恶深渊，因为她们需要钞票，除了以肉体换取，别无他路。她们或者向嫖客卖淫，以获得金钱，支付吸毒的消耗，或者索性向毒品持有者卖淫，以直接获取他们手中的毒品。你是哪一种呢？开始我以为你是第一种，找我来做买卖，想得到我兜里的票子。但是，我很快便改变了这个推断，因为你说你要请我的客，所以我认定你是第二种。”

她紧咬嘴唇，静静地听着，一脸沮丧的神情。

我指着她裸露的胳膊说：“在车上，我就发现了这个伤

痕，状似牛痘痕迹，我们搞刑侦的人能辨得出，这是烧伤，是香烟烫的。我也看到，在你大腿内侧还有擦伤痕迹，一看部位就知道，这是性虐待造成的。”

她突然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全身抽动，悲恸万分。

“显然，这是那些毒品持有者给你留下的，他们如狼似虎。但为得到那‘4号’，你情愿忍受他们的虐待，因为毒瘾的饥饿感比这种虐待更加痛苦难耐。”

我沉默下来，给她留出痛定思痛的时间空隙。

她哭声渐弱而痛楚益深，头倚在我的肩上，一下一下耸动着，眼泪淌在了我的胳膊上，我知道，那泪水一定是十分苦的。

“其实，你比第二种更甚，应该属于我逆料之外的第三种。”一阵间歇之后，我开始往深层推进我的剖析，“牺牲肉体，仍然入不敷出，无奈，你被迫成了那些毒品持有者的牛马奴隶，任他们驱使，为他们效劳，不惜以青春和生命作赌注，铤而走险，以身试法，以致陷入犯罪的泥沼，这一切都只为换取那点儿白色的粉末。”

我走进卫生间，拧了一把热毛巾，递给她，让她擦脸。

“你拦我的车，要我带你去饭店，我以为你是要赚我的钱。可你却说你请客，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？让我享受、让我销魂，你还要倒掏钱，谁会做这样的赔本买卖？买卖交易总是有利可图的，自古至今，没有无私奉献可言。我向你申明，我没有钱，可是你还是坚持要去。我开始猜想，到底要图我什么？这让我联想到，上个月南京侦破的一起夫妻合谋盗车的案子，一个‘桑塔纳’司机，被那女人迷住，与她上了床，销魂之后，‘桑塔纳’丢了，再找那个女人，已经逃之夭夭。你是不是也想让我成为那个傻瓜？我猜到，你是看上了我这辆价值数

